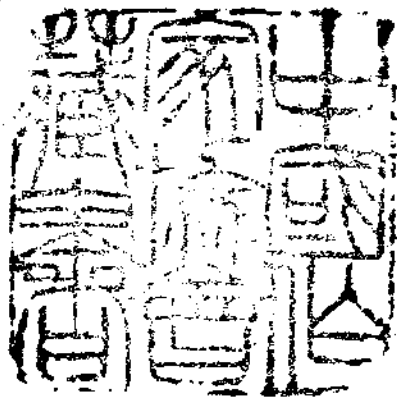




天明

第二卷

7



目次

革命文學家	讀書偶識	最後咱倆個換了換褲子	一個英雄般的死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觀念形態學	夢片
野男	文甫	玉諾	博多萊爾著 劉紹著譯	武者	徐玉諾

風格與表現

趙 蔭 棠 譯

現已出版了

每册實價六角

北平 石駙馬大街
東口內九號 華嚴書店發行

出版 每月兩册。

報費 零售本市每份大洋四分，外埠五分

。預定半年五角五分，全年一元，

郵費在內。

編輯者 明天社

發行處 北平後門裏東高房十五號

分發處 北平西單白廟胡同喇叭書店

代訂處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通信處 北平景山東街四十六號

夢片

徐玉諾

一
臨行忽忽，精煉黃善草細作大筆；不知道要寫些什麼。

二
槿子板不知何時都抽完了；我騎在前場的大樑上高唱起來——沒有一個人幫場，——上來替打鑼鼓的，就是天天逼着要賬的雜貨商人。

三
我送一只粗申后磁碗還姨婆家；我從別墅的角門進去，經過的正是一片公園，蒲桃臥滿牆頭。我把碗放在過廳的門後，正要走去；只見桂兒小丫頭過來，「您的碗給您放這裏啦！」我立住這樣說；姨婆子——正是清雅本色的美人，現在三十五六歲了，正合她的風度——聽說便走了出來，說「俺不缺那個；有的是空碗，就是沒啥盛；您叔，你在世面上熟，你把這東西給俺賣出去！」她指給看的是一只精雅沒有雕紋的茶几，和一條大公館門下常放的低而厚重的板凳；我用出神的眼睛釘着。……

四
一個女學生教我給她買花邊（似乎是藥用的）；她是很胖大很溫暖，兩臂不離我底脖子，我只覺得熱的很。走進一家雜貨店（是開在地窖裏的，進門，是下樓梯；正如南洋所有的一樣，生意

雖小，却很充實），一個皮膚漆黑的商人把各色各樣的花邊拿出來，正都是西洋婦女衣裳上所綠的；商人底女兒從內室走出來，上下打量了我們，便開始批評我這女學生的姿色和衣飾；花邊的選擇，我覺得愈繁雜愈遲延愈好。選好了些，商人交給他底店員，那店員坐在藥劍子上，慢慢地劍碎；用白紙輕輕地包了兩包。我從衣袋中取出銅子，繼續取出制錢，再也察不窮；我那女學生底胖嫩的兩臂老是不離我底脖子。

五

一天下午，午覺方醒；妻說「葉先生來，說明天在咱家開會。」一間草房——牆是糞土的，外面已顯出黑紫的孔洞，內面却是粉壁潔白，窗明几淨——已經拾掇好了；妻端出兩個徑尺的天青地寶藍色湖心亭花紋的康熙磁盤放在長桌上；一盤是滿滿的切成方塊的山楂糕，一盤稀疏的放些棟花和黃豆芽。我正在安置坐位，却因為不知道多少人，停住了。一會兒一個胖壯的人送了些文件過來，看是葉先生的弟弟；我問他，他說「在您這裏開會，已在週報上發了通知；至於多少人我也不知道！」

我立在大門首叫聲「洋車」，馬上一個車答應着跑過來了；我看見一只坐坡（鄉下人用以坐半生到兩歲的小孩，二尺見方，用粗糙木柴做成，中安尿道，下安四輪，可以呼轆轤行走）綁上兩根帶拉着；我說這能坐嗎？他說「這是很安全的車！」我笑着走開了。

走出村莊，——我這村莊似乎是鄉下，又似乎是北京，又似乎是上海角邊很靜密的所在——麥子新割了，麥欽地裏鬆鬆的土壤走成了半尺寬的小道；說是小道，並不光硬，僅顯淡淺的脚印。

我走着看見路旁有些高大的墳墓，立着清石碑，長着大橡樹……道路忽然是在青島的神社前面，忽然是在倉前山的山道，忽然是在小白山前，忽然是在閩門外到柳園的路上，忽然是在北京……不知上那兒去，再也走不到。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觀念形態學

武 者

——譯自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諸社會要素間的均衡』——

討論科學和藝術，法律和道德等之際，我們整理了形式，思想，行為的準則等的某些一致的體系。科學是思想一致的，整列的體系，包括任何題目的調和的知識。藝術是情感，感覺，形式的體系。道德是行為或甚或輕的嚴峻整列的準則，給個人以內在的滿足。其他許多觀念形態 (Concepts) 也可以給以相類的定義。但是社會生活還包括一大堆不連貫，不整列的材料，並沒有現出調和的外形，例如，『通常的，每天的思想』，在任何題目上，都與『科學的思想』有別。前者依據片段的知識，亂雜的，零散的思想；牠是一堆互相衝突，或不曾完全融會的意見，容易改變的概念。要是使這種材料受批評的嚴刻檢鞫，剝除她的矛盾，這樣做我們纔接近科學。但是，看哪，我們『每天』所過的生活！在人們無數的交互作用間，由以建立社會生活，那有着以下許多不整列的要素：觀念的片段（固然表現為某種知識），情感，希望，趣味，思想的方式，『善』和『惡』，『正當』和『不正當』，『美』和『醜』的不融化，『半意識』的『模糊概念』，日常生活上的習慣和意見；由社會生活進程得到的銘感與概念；快樂或痛苦之感，不滿足與憤怒，好鬥性或無限的失望，許多不明瞭

的期待與理想；對於現存事物秩序的尖刻評判態度，或無變化的愉快的感受；挫敗與失意之感，對於將來的關懷與自棄，前途的幻影與希望等等……數下去是沒有窮盡的。這些現象，在社會範圍內，便是社會心理學。區別於社會（或「集合」）心理學與社會觀念形態學問者，僅在牠統系化的程度。社會心理學在中產階級社會顯然嘗在叫做「公共精神」或 *Zeitgeist*（時代精神）的神秘封蔽中，從字義上看來，被認為特殊的單一的社會靈魂。但是，自然，民族靈魂在這個意義上，除非存在於一個意識單一中心的有機體的社會，是不存在的。社會如此便成一個躺在自然中的大怪物！

拋却有機體，我們便不能在這個神秘的意義上，講玄妙的民族靈魂或「公共精神」。但我們可以講社會心理學怎裏來和個人心理學區別。這個明顯的矛盾可以解答如下：人們相互的作用產生心理學於個人。「社會的」要素不存在於人們之間而存在於人們的腦中；這些腦的內容是各種鬥爭的影響，各種交叉的，相互的作用。精神生活除了在一切這樣交互作用響響下社會化的個人中發現，是不存在的；社會是社會化的人的集團，而不是個人作為各種器官的一個巨大的畜牲。

只是這些字像 *Zeitgeist*，公共氣分等，並非沒有意義：在任何地方看得到牠們兩種情形的存在；牠們表示真實的存在，第一，思想，情感，氣分的某種顯著的潮流，一種流行的心理學，在任何一時候，給全社會生活以色彩。第二，這流行心理學的改變和時代的品性相應，那便是說，和社會進化的狀況相應。

流行的社會心理學包括兩個重大要素：第一，一般心理學的特性，或許在社會各階級中發現，因為各階級的處境除下階級的不同外，可以有某種共同的要素。第二，統治階級的心理學在社會中

於推移全社會生活上享受一種威權，並且使其他階級受其影響。前一個事件顯現於封建時代，在那時代封建主和農民表現某種共同的心理學的特性：傳統習慣和常規的愛好，服從威權，上帝的懼怕，一般退縮的觀念，新奇的懷疑等。結果發生這兩個階級生活於一個停滯和墮性的社會中的事實；較活動的心理學是後來發展於城市中。這種狀況的另一個原因，是封建主在他的職位上，農民在他的家庭中，享有無限的威權。家庭便成一個有組織的勞動單位；事實上，勞動的結合在當時的農民家庭中佔一個重大的要素。封建主的威權因而發現與家庭勞動關係的父權相平行，好像下面完全服從家長的表現：「老年人知道！」在某種社會進化的階級，*Zeitgeist* 是封建貴族和農奴的保守性。並且，自然，流行的社會心理學也單獨表現封建主特性的要素，借封建貴族的統治地位以播散。

無論如何，我們嘗嘗撞到社會心理學，即流行的社會心理學，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事實。馬克斯說：「一個時代流行的觀念常常不過是統治階級的觀念。」也可以同樣來說，社會心理學盛行於所與的時代。在我們討論觀念形態之際，已竟舉出一些在社會上佔優勢的情感，思想，氣分的例子。讓我們考察一個特殊的事件，文藝復興的心理學，以牠的高度發展的快樂追求，拉丁語和希臘語的炫示，從「羣衆」顯露出來他的自我，他的對中世紀迷信的高雅的蔑視等看來，這種心理學顯然是和同時代意大利的農民沒有共同之點；然而商業的城市，財政的城市和在這些城市的財政商業貴族政治的產物。這個時代的確的，城市開始管轄各州省；各城市被統治於銀行家，他們和有勢力的貴族結婚。這階級的心理學是統治的心理學；他在這個時代的許多紀念物——文字的和其他的紀念物——上表現。在統治階級中生產力的發展致使有强大力量的槓桿適合於塑造其他階級的心理學。

「三四張都市的紙片在我們的將來，將規定州省的報紙，並且因而規定公共意志，」這是德國中產階級哲學家斯賓格萊（Oswald Spengler）坦白的做述。

但是，顯然沒有永久的，一致的，整體的「社會心理學」存在於階級社會；就是有某種共同的特質，牠們的重要也不應當過事誇張。

階級心理學依存於與階級相關的生活狀況的集合，而這些狀況受階級之經濟的和社會的環境的地位之規定。但是社會心理學的複雜性還不能概見。例如，形式的類似，或可自十分不同的階級心理學中發現；例如，兩階級生活於致命的互相鬥爭中，自然表現完全不同內容的情感，印像，幻想等，同時牠們心理學的形式或許十分相類：像激切的熱情，凶猛與狂妄的侵害，一至於他們的英雄心理學的特殊形式。

階級心理學受階級生活情形——依存於一般經濟的情境——全體的規定的事實，不許我們以個人的自私自利描寫階級心理學，因為那樣是很容易錯誤的。無疑的階級利益是階級鬥爭的主要筋力，但是階級心理學包括許多別的要素，我們已竟觀察到羅馬帝國衰亡時代，統治階級的哲學家宣講自己毀滅的相當成功，因為他們的宣講是由這個階級心理學生出，一種充滿，逾量，對於生活厭惡的心理學。這種心理學的起因可以的確追尋；我們已竟在統治階級的寄生的職位中發現牠的根本，牠一無所事，僅只生活於一切東西的消耗，絞榨和縱食——那是自然的由於牠的經濟的處境，牠的一般經濟的效能（或效能的缺乏）。這種過量與枉邪的心理學是階級心理學。而且我們不能說森內加（Seneca），當他宣講自殺的時候，乃是表現他的階級的利益。至如飢餓者的襲擊「沙」的監獄是

由於階級鬥爭而發，一個企圖煽燃對敵的抗議，一個共同一致的表徵，一個維持戰鬥者隊伍的方策，這個鬥爭是代表階級的利益的。有時候，在一個階級鬥爭大失敗之後，羣衆或某一團結爲失望所捉持，自然也關聯於階級的利益，但是這關聯多少有點特別：鬥爭在自利的隱藏淵泉的衝動下進行，雖然現在應戰的隊伍失敗了；那結果是：解體，失望，神蹟的期求，逃脫人間的渴望；思想轉向上天了。俄國十七世紀在大變亂的失敗之後，採取了一個宗教上的附和異教的形式，『在失敗與絕望的影響下，反抗成爲許多式樣：逃避於窮荒，自己焚化。』成千，甚至成萬的人在火焰裏尋求他們的死亡……；馳神的夢想者穿着他們純潔的葬衣，躺進已竟預備好了的棺材，等待死亡的來臨。『這種心理學，也可以在麥爾哥那夫(Melgunov)引用他那時兩首詩的表現中看出：

親愛的荒野母親呀，

從地上的痛苦把我解放，

伸開你的兩臂接受我，

親愛的荒野母親呀，

仁愛的母親呀，收留我。

又：

松木的棺材，

我躺在裏邊，

等待最後的勝利。

這是很明顯的，階級心理學的現象是非常複雜的性質，不能僅僅直接以利害解釋之，而且常常要以某一階級所在的具體環境闡明之。

在社會心理學的構造中，那就是說，在各樣社會心理學的形式中，我們必不要遺却述說團體，職業等的心理學。每一階級都有幾個團體；例如，中產階級包括高等財政的中產團體，貿易的資產團體和實業的中產團體；勞動階級包括技術的勞動之貴族專權，和多少有技術的勞動以及完全不諳技術的勞動。任何這一個團體都有獨具的利害和獨具的特性；例如，高等的技術勞動者愛好他的工作，甚至於向別的勞動者驕傲他的超出；在另一方面，他是野心的，帶着他的高衣領，露出某種中產階級的傾向。每一職業帶着他的標記；當我們責罵官吏的時候，我們意指某種消極德性的專業心理學：慣例，官樣文章的遲延，形式的成利超於實質等。心理學的各种職業型，由他們活動的特性發生牠們的精神特性之直接結果，從那裏又生出與牠們的觀念形態學相應的色彩。恩格爾說：「在實際的政治家與法理學的理論家中，特別在法學家家中，這事實首先完全被忘却了。因為在每一個單獨的實例中，經濟的事實都付以法理動機的形式，所以每以法律的形式出之，也因而一個相反的觀點採用於全體現存的法律系統上，從這裏跟着（著者按：這些人們的意見）表現法的形式於全體，而沒有在什麼經濟的內容。」他的貿易的心理學不過是欺騙人；一分鐘的交談告訴你是和一個書記，或者一個屠夫，或者一個報館訪員，或者其他什麼樣人交接。牠的特性即所有這些特點都是國際的；你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到牠們。接近階級心理學，牠是社會心理學最顯明，最重要，和最有意義的形式，我們發現有團體心理學，職業心理學等；牠們規定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每一團

體的人——就是嗜象棋的俱樂部或者唱歌隊——給與某種——有時幾乎不能覺察——性質於牠的會員。但是因爲某種人的團體的存在無論如何與社會的經濟構造常相關聯，終於依存於後者，這生出社會心理學的一切的不同性質，必須依生產的社會形式，社會的經濟構造以闡明之。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和社會觀念形態學中間的關係？社會心理學是一種爲觀念形態學預備的空位；或者，牠可以比作融化的鹽，觀念形態學由以結晶。在這一節的開端，我們述說觀念形態學由牠的要素的整列以區別之，那便是，由各樣的情感，思想，感覺，形式以組成之。觀念形態學是整統化的，而迄未整統化的，那便是，社會心理學。觀念形態學是凝結的社會心理學。例如，歷史上早先的勞工運動，在勞動階級有某種未成熟的不滿，一種資家秩序的「不公平」之感，將這種制度代以別種制度的模糊欲望；我們不能叫這做觀念形態學。後來，無論如何，這個模糊的傾向明確的表現了，事物整列了，一種需要（一種綱領，一種主義）發生了，特殊的「觀念」出現了，有了理想主義了等；這裏我們便有了觀念形態學。或者，發生對於處境的不滿，和把牠顛覆的感興，於藝術工作中找到表現，這裏我們也有了觀念形態學。有時不能把界線分得那麼嚴格，實際的歷程是社會觀念形態學的逐漸的自社會心理學的凝聚，固結和結晶。社會心理學的改變的結果自然有社會觀念形態學的改變與之相應，像我們上面所指出的。社會心理學永久改變，和出自經濟狀況的改變同時發生，因爲後者依據於已經講過的生產力水準的不斷的改變，帶出這些社會勢力的永遠的從新組織，一種新關係的生長。

一個英雄般的死

博多萊爾著
劉紹蒼譯

范西勿爾是一個可羨慕的丑角，差不多是國王底朋友之一。但因人們本業從事喜劇的，嚴重的事情就有致命的引誘，並且，似乎很奇怪，這種愛國和自由底觀念，居然似乎很有力量地拘住了一個唱戲人的腦子，一天范西勿爾竟加入了幾個失意貴族所組織的造反黨裏。

到處都有明達的人們出來斥責那些想廢立國王，並不作商議即行改造社會的帶憂鬱性的人們。貴族們在討論中被逮捕，范西勿爾也在內，並判處死刑。

我立即相信那國王發現他底寵愛的伶人也在叛黨裏時，差不多是很悲鬱的。這個國王較其他國王既不好亦不壞；但一種過分的易感性使他在各方面比其他國王更爲殘忍，更爲專橫。因熱烈地愛好美術，又是一位卓絕的鑒賞家，他很貪求快樂。因對於人和道德漠不關心，自身又是真實的藝術家，他除了「無聊」不怕仇敵，他所作的逃避或克服世界暴君的過分努力一定會自嚴苛的史家得到「魔王」底頭銜，倘在他底領土內得允寫不單獨趨向快樂或快樂的一種最優美的形式底驚異的話。國王底最不幸是沒有够大的劇場去表現他底天才。有許多的青年尼羅王室塞於狹小的範圍內，他們底名子和志向將永不會爲後世所知。一種不可預知的天命給此人以比他領土還大的才力。

國王決定赦免一切叛黨的謠言忽然到處傳布；這種謠言底起原是由于一種特殊表演的宣布，范西勿爾充他最拿手的角色，而且傳說在表演時即被判決的貴族也都到場，淺薄的人們還說，此爲國王恢擴大度的趨向的顯明的標誌。

出于這樣自然地而審慎地反常的人，什麼事都是可能的，即使道德，即使慈悲，尤其是倘在這裏有希望發現一種不可預期的快樂，但對於那些像我一般的人，已深深地探入病態的和奇異的靈魂底深處，可以十分相信國王乃是欲估量被判死刑人的戲劇天才的性質。他欲乘此機會得到大辟刑底生理學上底經驗，並且證明一個藝術家底習慣的能力在他自知的特殊情形中更改或變化到什麼程度。除此以外，在他心中是否存着多少限定的慈悲的意志？這是永不可解之一點。

終於，這個偉大的日子來到，小小的朝庭顯出牠所有的輝煌，倘非親眼見到，很難相信這種財源有限的小國底威權階級在一個真正嚴肅的時機竟會顯示這樣的偉麗。這是一種雙重的嚴肅的時機，此二者乃由于牠底顯示底奇異和由于附于其上的神密的道德底趣味。

范西勿爾在那些沉默的或不大發言的團體裏更爲出色，這些人是在那些以象徵地表現人生底神密爲目的的神仙劇裏的主要角色，他敏捷地而且態度很安閒地走上舞台，這種態度在貴族團體裏得到慈悲和饒恕的助力了。

當我談到一個伶人，「這是一個很好的伶人」，我們使用一種公式在劇中人後面仍能辨別這個伶人，這就是談他底藝術，努力和意志。現在，倘一個伶人關於他被指定表演的人物，能作得像古代最美的石像一樣，却是生動的，活的，走的，能看的，這一定是關於紛亂的一般的美底觀念，無疑此爲一奇特的未曾聽說的情形。那天晚上，范西勿爾是一個完全的理想實現，不能不當作活的，可能的，真實的。這丑角走來走去，他笑，他哭，頭上周圍裏震顫着不滅的光輪，一個爲一切人看不見，而我獨見的光輪，在那裏奇異地混雜着藝術底光芒和殉道底榮輝。范西勿爾用我所不知的特

別美德把神聖的和超自然的東西帶到那即使所謂最無節制的丑角諷諧中。我底筆戰顫了，而且一種我不能忘記的動情的熱淚自眼中流出了，當我試行對你們描述這永不可忘的一夜時。范西勿爾用一種確切的，不可置辯的方法，給我証明藝術的沉醉遮蓋深淵的恐怖比一切旁的東西更爲可靠；天才能在墳墓底門限上帶着快樂演一齣喜劇，這種快樂阻止他看不見墳墓，實際上陷入樂園屏除一切墳墓和毀滅底思想。

這一般精神渙散，愚笨的聽衆不久即屈服在藝術家有威力的統治之下。沒留下一點關於死亡，悲傷，或懲罰的思想。大家都很安靜地沉入被活的藝術底傑作底表現所造成的快樂裏。快樂和羨慕底爆裂聲不時的像不斷的雷聲底威力震撼屋宇底圓頂。國王在狂喜中也親自附和庭臣在喝彩。

然而對於明察的眼中，他底情緒並非不複雜。他覺到他底專制權力被克服了麼？以恐懼浸入心中，冷枯浸入靈魂的藝術使他屈服了麼？這種不確地公正的，也非絕對不公正的推測，當我攷察國王面孔時，忽然經過我底腦海，在他底面孔上一種新的蒼白逐漸覆蓋在舊的蒼白上，有如雪覆蓋在雪上。他底嘴唇縮得越分緊了，他底眼發出有如嫉妬或怨恨的內在火，就在當他鼓掌贊揚他底老朋友——這奇異的丑角，演在死底面前那樣好的丑角——天才時。在一瞬間，我見國王依站在身後的小廝身上，向他耳語。這美麗的小廝底詭譎的面孔上呈出微笑，他立即離開國王底包廂有如去執行一些緊急的使命。

幾分鐘後，一種尖脆的聲音和拖長的嚇聲中斷了范西勿爾在他最漂亮的一瞬間，而且炸裂了每個人底耳和心。自發出意外倒好聲音的地方，一個孩子帶着滅絕的笑容疾走入迴廊裏。

范西勿爾，輝身抖顫，喚醒了他底夢境，閉上雙眼，又復張開，幾乎立即大大地張開了他底嘴，有如拘攣地呼吸似的，搖擺着向前走幾步，又退回幾步，隨後直挺挺死倒在戲台上。

這刀一般銳利的嚇聲真使死刑執行吏無用了麼？國王是否想到他底暗計殺人的效力？這是可疑的。他惋惜他底親愛的，卓絕的范西勿爾麼？相信此事是甜蜜而合理的。

犯罪的貴族們最後一次享受喜劇的表演。他們毀滅了生命。

此後，許多受到各國贊賞的滑稽戲在口口朝廷表演；但從沒一個能表現出范西勿爾奇異的天才，或得到同樣的贊賞。

最後咱兩個換了換褲子

——「閑情之什」之二

半把茅根撒在路上，頭髮也散亂了。你這男人白鹵莽！無論啥事總得說個明白；也讓他喘喘氣兒。

怪道那男人那樣鹵莽，

拉住我底袖子，只是叫「走」；

——誰知道你把我買給他了。

來，徐奎，——五六年前我底情人！
我那無能的丈夫，讓我給你說句話兒：

大旱年半不曾落一滴兒雨；

大塊的莊頭田地，深宅大院

都換不來半斤饅，

多少強壯的人，多少清閑的人

都大睜兩眼餓死，

多麼好看的小孩

都糟塌了；

——但是你不曾餓死，

雖說我們家裏已經三個月沒有弄到一個米！

☆

☆

☆

☆

☆

唉，白麻煩了，一會兒我就死的！……就是當媒人，也得有點好心……

因為這個，我常常背地裏哭泣：

我常想給你生下一個孩子，

可是送生奶奶是妬忌的；

一交住饑餓，我就害怕

人類要爲這個滅絕呢。

☆

☆

☆

☆

☆

老旱我就下地扒菜根，剝樹皮；
雖說我初一出門還未免有些羞恥。

後來樹皮剝完了，菜根也扒淨了，
我就拿把小鏟去挖草根；

手掌上一層泡破了，又起一層泡，

十指尖上都磨得血淋淋地；

有時轟地出一身慌汗，

有時簡與暈過去了，

但我並不曉得這就是饑。

我淒淒楚楚地挖，

耐心仔細地尋；

挖出來苦的地黃根，澁的老龍鬚根我吃了，

挖出來金金爪，野紅蘿蔔是你的。

餓的真是受不住了，我還

摘下耳環給你換一塊麻糝，

或者脫個布衫給你換一塊鍋餛。

忘恩負義的，無能的徐套，

你怎想起把我買了呢！

☆

☆

☆

☆

☆

唉呀，我哩娘呀！……打吧，打吧，反來我一會兒就要死哩！……糟吧，糟吧！

……我底娘呀！……

……徐套！你不會動動手嗎？你不會到莊上叫些人來把我贖回去嗎？……

……你真心願意賣了我呢？……

您都是人，也應該有點良心！拿錢買人，離別人家恩愛夫妻就是壞良心的事；況且你只費了三斤半饅……

……

來，徐套，無義的丈夫，

我那親愛的人兒！

你白傷心，我也不慫恿你！

你也白害臊，

遍天下都是生死離別

誰還顧看笑話呢！

來，最後咱兩個換了換褲子。

☆

☆

☆

☆

☆

來，我告你說，我底傻子！

繡房裏鏡匣底下還有二百錢，

西屋窗戶框上還掛着

一對鞋幫，

兩拐子染好絲，

我底人兒，你記着

餓的時候，你拿出去換塊饅吃！

這條松黃紬子褲子，

提起來我才傷心呢！

那年我還是十三四歲

不會出過二門的閨女，

年邁的媽媽爲我養了蠶，

結了繭，繅成絲；

大姐姐紡線，二姐姐上機織。

還是自己用柘榴皮染成的。

媽媽不到我出嫁就沒有了，

二姐姐出門一月死了，

大姐姐嫁給做生意的也不知道搬到那裏；

想起他們

更是教我傷心，

更是教我悲凄。

無能的徐套，我那可愛的人兒！

把你那破藍布褲子脫給我，我這松黃袖褲脫給你。

真是沒有世界了，我的人，你記着，

你脫下來也去換塊饅吃；

要是沒有世界了，

你把這褲子染成黑色的，

穿起來牠，

你也應該想爲妻。

茅根被踏在塵土裏已經渺無痕跡；亂髮披在肩上，因鼻涕和眼淚，那灰白的臉上也糊塗了泥。

一九二九，四，八，紅蟻

讀書偶識

文甫

(一)明末的重民思想

清末宣傳民權思想的，多稱道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我看這書裏面，如「原君」，「原臣」，「原法」，「學校」，「奄宦」等篇，對於君主真有點不客氣。但是嚴格講起來，似乎尙只可說是一種重民思想，而不可謂之民權思想。因為他無論怎樣替民衆呼籲，却總沒有把主權歸給民衆。這種重民思想，本來淵源很古。如「孟子」，如東晉時出來的「僞古文尚書」，如「宋末鄧牧的伯牙琴」，都有極痛快的議論。到了明末，這種思想更盛了。連那部荒誕妖妄的「封神演義」，也高唱起「弔民伐罪」的大義；「君不正臣投外國」，不知道講了多少遍。黃梨洲，王船山，都是這個潮流裏邊的重要人物。和他們年輩差不多的，還有一位唐甄。

唐甄「潛書」中真有些極痛切的話。如：

封疆民困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每誦斯言，心墮體戰。爲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

內交鬪，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羣盜得資之以爲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亂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亂也。非附亂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輒以剿兵安民爲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彼州縣以從賊者衆也」。施邦耀曰：「今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恒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陣。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衆，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爲讎敵，賊爲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明鑒

看他寫明朝亂亡的情形，何等深切著明！民衆不能生活了，什麼天經地義也維繫不住他們。堂堂的明朝天子，竟然不如一個李闖王。民衆真不是好惹的啊！他痛罵歷代的帝王道：

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顯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室語

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

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眇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全上

悲哉！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皆其羊豕也！處平世無事之時，刑獄凍餒，多不得畢命。當四兵革命之時；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煙，四海少戶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止殺

他這些話比黃梨洲罵得更痛快。他的政治的最高原則，是「全此不忍之心」。他看民命比什麼都重要。你就是聖人，你就是天，我也不能從你殺人。在他看來，殺人有時候簡直是天意，沒法子逃避。但是我們總不該助天爲虐。他寫明末慘狀道：

張獻忠空江夏之民，盡蹙之於江，江水千里不可飲。及其據成都，成都屋宇市貨之盛，比於姑蘇，錢塘，皆盡屠之。遣兵四出，殺郡邑之民。恐其報殺無實，命獻其頭。頭重難致，命獻其手。道途之間，彌望更多山丘，迫而視之，皆積頭積手也。蜀民既無可殺，飲食作樂，亦爲不樂。乃自殺其卒。是時獻忠之卒百三十萬人。先殺其新附者，已過大半，又無可殺。方欲殺延安初起之人，而身已爲禽矣。獻忠之殺也，告於天曰：「天生百物與人，人無一物報天，不殺何用？欲盡殺蜀民，乃出殺中原，殺吳楚，殺閩越，殺滇黔，殺盡四海之人，自天地開闢以來，生民之種，自我殺盡，此後無復生人」。其志願乃爾也。自周秦以來，殺人之毒，至此爲極。

悲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曰：「天之方虐，無然譴譴」。吳人謂范蠡曰：「子毋助天爲虐」。夫干羽服苗，聖人之仁也；血流漂杵，聖人之虐也。世唐際虞，天之仁也；溺楚屠蜀，天之虐也，推吾不忍之心，吾欲諫天之虐，敢諫天之虐；吾反欲天之虐，敢助天之虐。故曰：天道不以易也。止殺

他是明朝遺民，種種慘狀，都是目親身受，所以能寫得這樣觸目刺心。這一節和上面所引「明鑒」篇李闖王事，都是明末的重要史料。明朝專制毒欲最厲害，君主不成材料的亦特別多。廷杖，詔獄，把人權蹂躪完了。但是很奇怪的，明朝民氣特別盛。抗稅，拒捕，殺官，毀衙，簡直是常事（見趙翼「廿二史劄記」）。本來「民變」前代亦不是沒有，但不如明朝這樣成了家常便飯，這是很耐尋味的事情。唐甄，黃梨洲……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罷。

斷想

野 男

（四）革命文學家

魯迅說：「革命文學是有的，而目前在中國確沒有革命文學家。」

倘若以上的話沒有復述錯誤：那意義是勿須解釋的。然而有人說魯迅反對革命文學。目前在中國有沒有革命文學家我不和道，但這與革命文學之有沒有又有什麼關係呢？

因然，魯迅即使說沒有革命文學，也無礙於革命文學的存在；我在這裏不過辯明一個事件的真相。

☆ ☆ ☆ ☆ ☆

魯迅說：「穿西服，喝咖啡，住洋樓，但是我腦子裏有無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我是無產階級。」這當然不必（但這也只限於中國，在歐美便不盡然）。但穿西服，喝咖啡，住洋樓，腦子裏又爲什麼一定沒有無產階級的思想呢？

革命文學家或革命家究竟一定要是無產階級的勞動者麼？

今天看了魯迅譯片上伸的「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讀到下面的話：

倘以爲無產階級文學專是無產階級本身的事，所以那產生，也以專出於無產階級之手爲是的意思，那是誰也不會有什麼異議的罷。但如果看作無產階級的文學，只是成於純粹的無產階級之手的意思，則作爲一種熱烈的極端的主張，是可以容納，而在實際上，却要生出疑問。純粹的無產階級云者，當此之際，是什麼意義呢？必須是工廠裏作工的勞動者麼？文學的創作和在工廠的勞動，那並立究竟能到怎樣程度呢？當作工之間，不是至多也不過能夠寫些短短的抒情詩之類麼？那麼，所謂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學云者，可是說，曾經在工廠作工，而現在却多年專弄文筆的東西的意思呢？倘將無產階級文學的作者，以嚴密的意義，限於無產勞動階級，便生出種種這樣的問題來了。

在文化的別部面，較之文學，就有一直先前便成了爲無產階級的東西的，然而這爲無產階級的文化，却未必一定都由無產階級本身之手所建造。便是作了無產階級學藝的基礎的馬克斯，恩格勒，爲無產階級大盡其力的拉薩爾，李勃克耐希德，盧森堡，蒲力汗諾夫，人類史上最

無產階級革命指導者列寧，就都是知識階級中人，連所謂純粹的無產階級出身都不是。新興的階級，自己所必要的文化要素，是未必要本身親手來製造的。有漸就消亡的階級中的優秀代表者，而斷絕了和生來的境地的關係，決然成爲新的社會底帮手的人，新興階級便將這樣的人們的力量，利用於自己所必要的文化的創造，是常有的事實，一面是無產階級文化將舊文化的存立之間，新文化已經有些萌芽出現的事，是可能的。

接着尚有片上伸頗爲驚闕的話，但原書俱在，這裏用不着多引。

這二者——革命文學與革命文學家——的存在與否以及他們中間的關聯，我以為那最根本的問題，並不在他們自身，還是一個人對於社會以及牠的歷史的意見的問題。而於後一個問題，人們的意見是嘗有相當的距離的，那理由也很簡單，便是人們很難（倘有不至於說絕對不可能）「斷絕了和生來的境地的關係」。

☆ ☆ ☆ ☆ ☆

現在，不少譏罵革命文學家的創作太過幼稚的話，中間有些講得太彎曲，以至於不易懂得，這也許由於我的幼稚吧。

有些好像太過清楚，太過自信，好像他們已經握捉着一切，這更使我不免發生感疑。一遇到這個問題，我便立時記起魯迅說過這樣的話：幼稚是生長的表現，一涉深刻，便顯出衰相了。這話徵引到這裏，不知道有沒有錯了地位。但至少我們也以爲：由於自己偶然的經歷（譬如說曾在美國就學白璧德），或少數個人間歷史的關係（譬如說某派出板物曾經非善意的批評過我的作品）便合理的堂堂正正的攻擊或蔑視對方所代表的有一般意義的傾向，想來還是文人的「弱點」吧？

自然，我們也沒有權威保障我們的意見之必對，但至少我們也以爲：應該竭力（自然也是有條件的）「斷絕了和生來的境地的關係」，握捉着那新社會或新興階級的生長的力以藝術的表現之，乃是文學家的使命。

華嚴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教育與社會
亞里斯多德與悲劇的定義
詩與夢(一)
衝突
暑思
解說(海涅)
博多萊爾寄其母書
歸雁

菊 農
柯 西
李 瀟
盧 隱
廣 虞
晶萍女士譯
劉紹蒼譯
盧 隱

第六期

反抗的不朽作家(拜金藝術)
詩與夢(二)
論散文詩
教育與社會
西窗風雨冷透紗(小說)
博多萊爾寄其母書
海涅詩
詩
散文詩
歸雁

趙蔭棠譯
李 瀟
于 廣
瞿 菊
晶 清
劉紹蒼譯
晶萍女士譯
廣 虞
盧 隱
盧 隱

通信處：北平石駙馬大街九號

明天 第二卷

第三期

論革命文藝

釋勤對於強盜的自評

無題

妻的密友

小資產階級的意識

禹 亭

楊 丙 辰

白 上

常 工

野 男

第五期

Bokharin 論藝術

政治是命運(辛克萊)

異方的女郎(釋勤)

牧童底山歌(烏蘭德)

釋勤對於強盜的自評

蜻蜓的戀愛及其他

武 者

趙 蔭 棠

劉 紹 蒼

劉 紹 蒼

楊 丙 辰

棘

第四期

論革命文學

釋勤對於強盜的自評

十月歌(斯托姆)

世故

禹 亭

楊 丙 辰

劉 紹 蒼

孜 研

第六期

行為主義與倫理學

性教育的示兒編序

從中埠到勺城

海涅詩一首

房龍新著「發明的故事」

春 芝 譯

豈 明

徐 玉 諾

劉 紹 蒼 譯

武 者